清宫玉卮契丹文铭补释

即　实

一

清皇宫原藏一玉卮。造形古朴。口呈椭圆形，长径约13.5厘米，短径约10厘米。短径一侧有柄，柄粗处约2.3厘米，细处约1.3厘米。底有铭文两行，右行六字，左行五字。文为[illegible]。卮有木座，木座有乾隆皇帝所作解词与题记。

从铭文得知，玉卮乃是契丹皇室遗物。而契丹皇室可能得自后唐或石晋。一种可能是后唐或石晋当作礼品献纳。一种可能是灭后唐或灭石晋所得。总之，玉卮相当古老。从形制看，似与汉代漆制耳杯有渊源关系。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耳杯亦是椭圆形，只是较玉卮为浅，且以双耳为柄，而玉卮则为单柄，笔者于古器物学一无所知，故不敢妄言玉卮制于何时。

玉卮铭文，《古玉图录》初集、《辽陵石刻集录》均曾收录。前者较为详细。后者摹本有一小误。不知因为什么，摹写者在首字𠂤下多点一点成了𠂤。这字显然是误。这和《图录》《哀册》一比便知。

可惜，这一珍美文物已经流出域外。想来当是辛亥革命之后，由清室变卖，或由宫中人员盗卖，初至古董市场。后来又辗转移入美国人福开森手中。

二

《古玉图录》初集卷四有玉卮图、铭文、乾隆解词与题记。解词四行，中间另有一行注，共五行。题记亦五行。词、记文字不长。现抄录于下：

主有盈尺，百不得一，同人千公，

若舟倚楫，相与对酌飞火白」

𠂤 古文主字，尺字省之。　丙 下一画减笔。

公 上作人字形。　行① 字形似舟中，斜画若倚楫。

与 与如句，两点相对。　𠂤 飞字空白处，以大字足之。」

两行各自为章，合末二字为一句，与下章相协。」

歌曲再阕，花下分茵，人移半坐，

口吞八溟，更番不觉周十巡。」

曲 曲字缺二画。　𠂤② 分花字上画于下，并易匕作入。

𠂤③ 移中画于上，据左人字为半坐。　只 口下少画，含八字，有吞意。

𠂤 番字米去十，田去口，又易十为X，是更番义。」

内府旧藏玉卮一，制如舟。铭字十有一，非篆非隶。详绎之，盖以正书增减离合，作隐语，若黄绢幼妇之类，而少变其例。爰各就字释之，得诗二章。即未必与原文不爽毫末，庶几东方射覆，聊资诙谐之一噱云尔。

乾隆庚辰秋日御识④

读者看罢便知，乾隆皇帝正在射谜。这正可谓“非当是处是还非”了！本不是谜，

---

①字应作舠，哀册可证。拓本似舠，盖因刻工下刀，起处较轻，故横画左半磨失。

②字应作𠂤，小字资料多见。拓本作𠂤，盖因刻工起刀失位所致。

③字应作𠂤，小字资料亦多见。拓本作𠂤，盖因刻工刀轻，故左人字掺磨失不显。

④解词与题记原无标点，是笔者所加。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却当谜猜，难免成为笑话。射覆的结果，可不是期望的那样“不爽毫末”，而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虽说乾隆皇帝后来曾经钦定《辽金元史语解》，射谜当时并非绝难想到契丹文而稍感可惜，但若以《郎君行记》碑矗立多年而世人长期不识是契丹文为例，则不可多非乾隆。或许可以历史地把乾隆射谜看做契丹文解读史上的一则趣谈。

三

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乾隆因无可以参考的资料而未识厄铭为契丹文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学者在这方面就大不一样了。一九二二年以后，辽陵帝后哀册陆续出土。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诸氏作了艰苦的开创性的研究，将契丹文哀册与汉文哀册多方比较，终于区分出了各册册主，也解出了道宗、仁懿，皇帝、皇后，大孝、仁圣，重熙、清宁，一、二、三、四，甲、丙、辛、壬，子、午、卯、辰，年、月、日、时，奉、曰、悲、题等类词语。这些成就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工作，为尔后的进展，奠定了基础。

罗氏区别了《道宗哀册》与《宣懿哀册》，从而推断玉厄铭文右行六字为“皇后诞日”。这是因为《宣懿哀册》册盖文中之**穴券 丙公**与厄铭之**穴 丙公**大致相同，所以，罗氏认为“**穴**即**穴券**之省文”而断为同语，解作皇后。①

王氏的解释与罗氏稍有不同，王氏虽解哀册之**穴券 丙**与厄铭之**穴 丙**为皇后之义，但认为前者是三个字，当是三个音节，正与《辽史》皇后“国语谓之忒俚寒”之忒俚寒相合，故推断**穴券 丙**为“俚忒寒②。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③一文，综合国内外研究契丹文字的成果，取其正确之处，摒其谬误之点，大大地推进了研究工作，取得了更为可观的成绩。

《研究》根据**穴券**一词常与契丹文的“天”一词对仗为文，推定其义为“地”。因为这样正合《辽史》尊称皇后曰耨斡么，“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之记载。故解**穴券丙**为“耨斡么”。然未傍及玉厄铭文之**穴丙**。

伯与 尺二语，《仁懿哀册》第十行亦见。《研究》解为“诞日”与罗氏之解相同。然“诞日”一译似不合汉语习惯。不若译为“生日”则合口语习惯，译为“生辰”“诞辰”则合文言习惯。

至此，厄铭右行六字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解释。

四

现在，我想对尚未解读的厄铭左行作出解释，对已有解释的右行作些补充。

先说对右行解释的补充意见。

《宣懿哀册》将耨斡么写作**穴券 丙**，厄铭写作**穴 丙**。怎样看待这一差别呢？这对拟读字音该有什么启示呢？

罗氏认为二者之间是省文与不省的差别。何谓省文？罗氏没有说明。是指皇后简称后吗？也许不是。**穴券丙**是两个词，前者为地土之义，后者为母义。而**穴 丙**仍是两词，实未省去一词。所以，这不是简称。是指蘗又作蔟之类吗？恐怕也不确切。蘗蔟只是字形之异，**穴券**与**穴**是缀写与否的差异，实质是韵部是否重复的差异。二者不属同类。由此看来，省文一说，未能指明本质。

厄铭较哀册之耨斡么少一原字，是否书刻夺文之误呢？未必。这是皇宝珍器，铭文必定经过斟酌，不易致误。而且铭文只有十一个原字，若有书刻之误，极易发现，不致传讹。由此可断，铭文应该不误。

那么，哀册与厄铭之耨斡么不同，是否

①见《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②见《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史语所集刊3.4

③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4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因规范不备缀写无定则而造成的呢？正是这样。只有把这看做是规范问题才符合实际。契丹小字资料之中，同词异写的例子很多。圣，写作、，是韵尾用字不同；将，写作、，是声部用字相近；副，写作、，是韵部重复与否不一。又作，正与又作一样，是韵部是否重复之异。而其音义则同。与均可音译汉字之夫福辅傅。与都可表记契丹语之地土。由此可知与虽缀写与否有别，却是同语。与同音同义，直译都是地母，顺译则是皇后。

这是要补充的第一点。

随着上面的判断，与是同音这一判断，自然就产生拟读字音的问题。

《研究》依据《辽史》认读哀册之为么，故依次读为 [nou]，读为 [e]，读为 [mo]。这个拟读，若就《宣懿哀册》《许王墓志》分析，是正确的。若与厄铭比对，就会觉得稍有问题。哀册的与同音。厄铭的也与同音。如果读为 [nou]，在厄铭就难与之音完全相合。这是问题之一。

契丹语之，汉字记音为.是与处于对应位置。，《唐韵》等书注为乌括切，是当读 [wa] 或 [o]。既不读[e]，则与对应之是否读[e]，也就有点疑问。这是问题之二。

因此，二字之读音似可再行推敲。

厄铭之与哀册之都与相当。所以，拟读字之音，必须首先琢磨字之音。因为对于字来说，等于声，等于韵。的声母是 [n]，这比较清楚。究竟读 [wa] 还是读 [o] 呢？可作，这说明字之音大致与相当。而则可译汉字之越。越，无论中古音或今音，其韵都不是 [wa]，故知与大致相当的字不能读[wa]，而应读 [o]。从而可知，与相当的字当读[nuo] 或 [no]。从一形又可判知可能只有一个元音。故似应读为 [no]。

字的拟读稍微困难些。字出现频率不算很低。它可以单用，也可以缀写；它既可以在词首出现，也可以在词中、词尾出现。现有小字资料中，缀写字的词共有七十多个。其中已经解读的不到十个。《研究》解为于越，解为越国，解为今，解为么。我解为求哥，解为福哥，解为窦驸，解为俊哥，解为寇火。《研究》依越字中古音，读为 [e] 固然有据，但人名福哥等等显然来自汉语，哥字中古音是 [go] 或 [gə]，是字之韵当为 [o] 或 [ə]。这就出现了分歧。这里，探求一词的音读，或许能为解决分歧提供出路。语义为今。读音怎样？字已有三种拟音，我们可以依次试读，看看能否从比较语言学方面得到证实。若读为 [ue]，或读为 [dae]，均难从蒙古语族满洲语族各语言中得到佐证。若读为 [ino]，则与蒙古语之今 [uno] [muno]相近如方言之异。这样看来，在已解之词中，除于越、越国两处外，其余各处字都该读[o]。反过来说，越字韵尾读 [o] 还可以，而其他各处读 [e] 则不可。由此可知，字之韵当为 [o]。再从字字形考察，可能是在汉文火字之下增加符号而成之字。果真，则其声当为 [x] 或 [kʻ]。据此，可读字为 [xo]。以之试读已解各词，则均可通。

这是要补充的第二点。

次说对左行的解释。

左行首二字为，这是一个词。此语在小字资料中凡十八见。绝大多数作定语用，一小部份似是谓语。《许王墓志》第一行有二语，我已解为横帐①。余者

① 见《民族语文》1982.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均未见解读。

在厄铭中亦作定语使用，以修饰。《研究》已解为汗。是。《后汉书·东夷列传》第七十五说夫余国“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其邑落皆属诸加。”加，是夫余的部落之主。加，古读[k'a]，正是可汗之汗省去词尾 [n] 音之语。《契丹国志》录载契丹口头传说，谓契丹古有三主，一曰遥呵，二曰喝呵，三曰昼里昏呵。呵，即是部落之主。与夫余之加是同语，只是音讹而记为呵而已。小字书写之，正是史籍所载之“加”“呵”，正是可汗之汗。

那么，该解作什么呢？是否圣皇之类恭维之词呢？不是。因为这是自称之词，不当用颂扬之语。这可以从《仁懿哀册》得到证实。《仁册》第十四行三十一行两见之称。第十四行之一词，抄本都作，从其空格的写法得知这是尊崇的对象。再与第二十一行校核，知是抄误。应是。如果说第十四行文字还有可疑之处，那么，第二十一行文字却无可怀疑。其下至二十二行末，大意与汉文哀册之“哀子皇帝弘基…爰命辅臣，恭述徽烈。辞曰”相当。据此，可以推定，之义为弘基皇帝。

是汗，汗与皇帝同义，这已没有问题。但是能否解作人名弘基呢？这可从音读方面验证。《研究》已读为 [kɔ]，我已读为 [kui]。二字合读为[kɔkui]。弘，中古音为[guŋ] [kuŋ] 或 [gɔ] [kɔ]。日本保存的唐代音正是 [kɔ:]。基，中古音是[ki]，日本依唐代北方音读为[ki]。所以，之音 [kɔkui]，与道宗之名弘基，正好相合。与弘基，读音相合，可见二者之间是音译关系。那么，何者为本呢？从小字资料中常见一词可以判知，弘基一名乃音译契丹语而来。但因弘基二字又合汉文构词规则与人名习惯，故历来以为弘基是汉化之名，而未思及音译之名。若不是《仁懿哀册》出土，这一潜在的事实，是难为世人所知的。

左行末二字是，也是一个词。此语在小字资料中仅两见，都在《道宗哀册》。少见，不是因为实际使用频率，而是因为哀册墓志的体例。从一语的读音可以推知其义。《研究》读为[u]，我读为[kui]，是则，当读 [ukui]。蒙古语谓给予为 [ugxu]，达斡尔语则谓 [uku-]，土族语谓之 [ogo-]，保安语谓之[okə-]，均与契丹语之 [ukui]对应。可知契丹语之义当是给予。《道宗哀册》第十二行有一句。其义或是“奉守天赐基业”。首二词义为天赐。第三词音义不详。末一词义为奉。各家早已解释。故推解全句如上。《辽史》记载世宗继位后群臣上尊号曰“天授皇帝”，所以，天赐基业可以理解为天授皇帝继统之基业。当然更可理解为北方诸族之敬天思想，以为辽朝基业乃天所赐。同册第三十行有一句。其义或是“纰纰致安”。首一词之词根与重熙之熙、大安之安相同，故推为从容、安逸之义。第二词义为给予，然此句中给予者当是第四词，故译为致。第三词，依读音似是《辽史》所载之“纰没里”，故推为纰没里，译文简为纰。末一词，我曾解为糺军之糺。糺军是值班军，有戍边与机动之分。任务都是保卫国家安全。故可谓之致安。由此二例看来，一语，既可用于尊者给予卑者，又可用于卑者给予尊者。那么，厄铭之是译为敬词合适呢？还是译为普通词合适呢？从厄铭右行的称呼，可以断定一语应该译为“奉上”。

看右行称呼，也就是分析受礼者为何人。现在已经从厄铭左行得知送礼者是弘基皇帝。可受礼者是谁呢？右行表明受礼者是因生日而受贺的耨斡么。这个耨斡么是谁呢？《宣懿哀册》明示称宣懿为耨斡么。似乎受礼者可能是宣懿。然而这是错觉。受礼者实非宣懿。要作正确答案，还得玩味《辽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史》的说明。前边已经引过："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忒俚寒，尊称曰耨斡么，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这里辽因突厥的说法是不对的。对此，本文不拟旁赘。余者就是分析受礼者的根据。耨斡么，是尊称。尊在哪里呢？尊在"配后土而母之"。母之，就是当作母亲，称为母亲。谁把皇后当作母亲称为母亲呢？自然是臣民。那么，皇帝本人呢？能否称自己的妻子为耨斡么呢？能否把妻子尊到"母之"的地步呢？我想不能。自视天下至尊的皇帝，不会在妻子面前卑居下辈之位。可见，皇帝只该称皇后为忒俚寒，或者称为可敦。也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宣懿哀册》称为耨斡么呢？这不难理解。哀册称宣懿为耨斡么，是晚辈天祚，是奉天祚之命撰稿之臣下的口吻。绝不是道宗皇帝的口吻。由此可知，厄铭中弘基皇帝既称受礼人为耨斡么，则受礼人必定不是宣懿，而只能是道宗之母仁懿。

因此，厄铭全文应译为"母后诞辰，弘基奉上。"

那么，玉厄铭文是道宗皇帝为祝贺其母仁懿诞辰而刻。玉厄曾是祝贺诞辰的礼品之一。

《仁懿哀册》第十行提到她的诞辰。可惜未具日期。第八行提到大宋国仁宗皇帝，当是叙述仁宗派遣生辰使祝贺的事实。然亦无年月。查《宋史丛考》所列生辰使表，从清宁元年至大康元年，除几年失载外，年年都有贺辽太后生辰的国信使。钦哀死于清宁三年。《仁册》所记宋仁宗贺生辰当在清宁四年至九年之间。《辽史·道宗纪》载：清宁八年十二月"以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西京囚"。咸雍六年十二月"以坤宁节，赦死罪以下"。同八年十二月，"以坤宁节，大赦"。合此三条，知坤宁节即是仁懿诞辰。从而又知仁懿诞辰在十二月。《辽史丛考》据上引二坤宁节之己未、丁丑推定为十二月初三日。

生辰年年都要祝贺。然北方诸族更重视所谓本命年，即寅年生者，凡遇寅年则大贺。契丹帝后行再生礼，亦当以本命年为准。据此，可以推测，道宗以玉厄为礼品祝寿之诞辰，当在本命年，即清宁八年十二月三日。时宋仁宗在世，哀册所记遣使祝贺之事，当指此次。果然，则玉厄铭文当刻于清宁八年十二月三日，或在其前几日之内。

1985年10月脱稿

〔本文责任编辑：蒋重跃〕

"落霞"应释初霞

龚维英

〔唐〕王勃名篇《滕王阁序》之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落霞"，向来众说纷纭。从字面上训解，"落霞"是由上而下地"落"；而"孤鹜"（野鸭）之飞必自下而上，说不上"齐"。"落霞"是动宾结构，也和"孤鹜"的主从结构很难用"与"加以联接和并列，特别在骈体文内。

学者有见于此，故或释"落霞"作"残余在天空的霞"（吴小如《读书丛札》297页），也许有道理。然而，"残霞"和"孤鹜"同样"齐飞"不到一块来的。

其实，"落霞"应释"初霞"。落，初也，始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落英"曾引起聚讼不已。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谓："考'落'非'陨落'之'落'。《尔雅。释诂》云：'……落，始也。'……'落英'云者，谓始华之时。"此说是对的，故获得费袞（《梁谿漫志》）、罗大经（《鹤林玉露》）等不少学者支持。是"秋菊之落英"即指秋菊的始花也。"落霞"之"落"意为始、初，大体同此。

朝霞或晚霞，皆太阳斜射时，因空气的散射作用，而造成的绚烂天象。霞光初现，是在日出或日落之际，遥遥望去，极似升腾而起。就于此时，孤鹜展翅凌空，便给人以"齐飞"之感。释"落霞"为初霞或始霞，从语法角度看，也是主从结构，正好与"孤鹜"匹配。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